

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

毛泽东
1964.08.18

[毛泽东思想万岁，548-561]

[548]

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，脱离实际谈认识论没有用。哲学家们应当下乡去。今冬明春就下去，去参加阶级斗争。身体不好也去，下去也死不了人，无非是感冒，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。

大学文科现在的搞法不行。从书本到书本，从概念到概念不行。书本里怎么能出哲学？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，科学社会主义、哲学、政治经济学，基础是社会学，是阶级斗争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。马克思他们看出，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，这个办法不行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。那时已经有许多罢工，英国国会调查，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。从这个观点开始，才有马克思主义。基础是阶级斗争，然后才能研究哲学。什么人的哲学？资产阶级哲学，无产阶级哲学？[549]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。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，改造了古典经济学。搞哲学的人，以为第一是哲学，不对。第一是阶级斗争。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，被压迫者要反抗，找出路，才去找哲学，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。

文学大学生今冬明春都下去。理工科不动，动一些也可以。其他统统下去。所有学文科的、学历史的、学政治经济学的、学文学的、学法学的，统统都去。教授、助教、行政工作人员、学生统统下去，去五个月，有始有终。农村去五个月，工厂去五个月，得到点感性知识。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、稻、梁、菽、麦、黍、稷，都看一看。冬天去，看不到庄稼，至少还可以看到土地，看到人。去搞阶级斗争，那是一个大学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什么北大、人大！还是那个大学好。我就是绿林大学的，在那里学了点东西。我过去读过孔夫子、四书五经，读了六、七年。背得，可是不懂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，还写过文章。后来进资产阶级学校七年。七十六三年，尽学资产阶级那一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。还讲了教育学。五年师范，两年中学，上图书馆也算在内。那时就是相信康德的二元论，特别是唯心论。我原来是个封建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。社会推动我转入革命。我当了几年小学教员、校长，四年制的。还在六年制学校里教过历史、国文。中学还教过短时期，啥也不懂。进了共产党，革命了，只知道要革命。革什么？如何革？当然，革帝国主义，革旧社会的命。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？不甚了解。如何革？更不懂。十三年学的东西，搞革命却用不着。只用得着工[550]具——文字。写文章是个工具。至于那些道理，根本用不着。孔子讲：“仁者人也，仁者爱人。”爱什么人？所有的人？没那回事。爱剥削者？也不完全，只是剥削者的一部分。不然为什么孔夫子不

能做大官？人家不要他。他爱他们，要他们团结。可是闹到绝粮，“君子固穷”，几乎送了一条命，匡人要杀他。有人批评他西行不到秦。其实，《诗经》中《七月流火》是陕西的事。还有《黄鸟》，讲秦穆公杀死了三个大夫殉葬的事。司马迁对《诗经》评价很高，说诗三百篇皆古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大部分是风诗，是老百姓的民歌，老百姓也是贤圣。“发愤之所为作”，心里没有气，他写诗？“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[Huan，左豺字旁加恒字右部]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！”“尸位素餐”就是从这里来的。这是怨天、反对统治者的诗。孔夫子也相当民主，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。朱熹注为淫奔之诗。其实有的是，有的不是，是借男女写君臣。五代十国的蜀，有一首诗叫《秦妇吟》，韦庄的少年之作，是怀念君王的。

讲下去的事，今冬明春开始，分期分批下去，去参加阶级斗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学到东西，学到革命。

你们知识分子，天天住在机关里，吃得好，穿得好，又不走路，所以生病。衣食住行，四大要症。从生活条件好，变到生活条件坏些，下去参加阶级斗争，到“四清”、“五反”中去，经过锻炼，你们知识分子的面貌就会改变。

不搞阶级斗争，搞什么哲学！

下去，试试看，病得不行了，就回来。以不死为原则。病得快死了，就回来。一下去精神就出来了。

（康生插话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研究所，也统统要下去。现在快要[551]成了古董研究所，快要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世界了。哲学所的人，《光明日报》都不看。）

我专看《光明日报》、《文汇报》，不看《人民日报》，因为《人民日报》不登理论文章，建议以后，他们登了。《解放军报》生动，可以看。

（康生：文学研究所不关心周谷城的问题，经济所张闻天搞利别尔曼那一套，搞资本主义。）

搞点资本主义也可以。社会很复杂，只搞社会主义，不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调了吗？不是没有对立统一，只有片面性了吗？让他们搞，猖狂进攻，上街游行，拿枪叛变，我都赞成。社会很复杂，没有一个公社、一个县、一个中央部不可以一分为二。你看，农村工作部不是取消了！它专搞包产到户，“四大自由”。借贷、贸易、雇工、土地买卖自由，过去出过布告。邓子恢同我争论。中央开会，他建议搞四大自由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，永远巩固下去，就是搞资本主义。我们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，只能触动地主、买办资产阶级，并不能触动民族资产阶级。分地给农民，是把封建地主的所有制改变为农民个

体所有制，这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范畴的。分地并不奇怪，麦克阿瑟在日本分过地，拿破仑也分过地。

现在的国家约有三分之一的权力掌握在敌人或者敌人的同情者手里，我们搞了十五年，三分天下有其二。现在几包纸烟就能收买一个支部书记，嫁给个女儿就更不必说了。有些地区县和平土改，土改工作队很弱，现在看来问题不少。

关于哲学的材料收到了（指关于矛盾问题的材料），提纲看了一遍（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提纲）[552]，其他来不及看。关于分析与综合的材料也看了一下。

这样收集材料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，资产阶级怎么讲，马恩列斯怎么讲，修正主义怎么讲，是好的。资产阶级讲，杨献珍讲，古人是黑格尔讲。古已有之，于今为烈。还有波格丹诺夫、卢那察尔斯基讲造神论。波格丹诺夫的政治学我看过。列宁看过，好象称赞过它讲原始积累那部分。

（康生：波格丹诺夫的政治学可能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那一套还高明一些。考茨基的比赫鲁晓夫的高明些，南斯拉夫的也比苏联的高明些。德热拉斯还讲了斯大林几句好话，说他在中国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。）

斯大林感到他在中国问题上犯了错误，不是小错误。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，反对我们革命，夺取政权。为了夺取全国政权，我们准备了好多年，整个抗战都是准备。看中央那时的文件，包括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就清楚。就是说不能搞资产阶级专政，只能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，搞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。在我国，八十年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都失败了。我们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，一定要胜利。只有这条出路，没有第二条。这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搞社会主义。就是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那一篇是完整的纲领。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讲了，只是没有讲军事。

（康生：《新民主主义论》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很有意义。我问过西班牙的同志，他们说：他们的问题，就是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，不搞新民主主义。他们那里就是不搞这三条：军队、农村、政权，完全服从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，什么也搞不成。）

就是陈独秀那一套！

[553]

（康生：他们说，共产党组织了军队交给人家。）

没有用。

（康生：也不要政权，农民也不发动。那时苏联同他们讲，如果搞无产阶级领导，英法就会反对，对苏不利。）

古巴呢？古巴恰恰是又搞政权，又搞军队，又发动农民。所以就成功了。

（康生：他们打仗也是打正规仗，资产阶级那一套。死守马德里。一切服从苏联外交的一套。）

第三国际还没解散，我们没有听第三国际的。遵义会议就没有听，长征把电台丢了，听不到。后来十年整风，到“七大”的时候，才作决议，纠正“左”的，都没有听。教条主义那些人根本不研究中国的特点。到了农村十几年，根本不研究农村土地、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。不是到了农村就懂得农村。要研究农村各阶级、各阶层关系。我花了十几年功夫，才搞清楚。一九二五年我搞农民运动讲习所，作农村调查。我在家乡，找贫苦农民调查。他们生活可惨，没有饭吃。有个农民，我找他打骨牌（天、地、人、和、梅十、长三、板凳），然后请他吃一顿饭。事先事后，吃饭中间，同他谈话，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那么激烈。他愿意同我谈，是因为，一把他当人看，二请他吃顿饭，三可以赢几个钱。我老是输。输一、二块现洋，他就很满足了。有一位朋友，解放后还来看过我两次。那时候有一回，他实在不行了，来找我借一块钱。我给了他三元，无偿帮助。那时候这种无偿援助是难得有的。我父亲就是认为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母亲反对他。我父亲死时送葬的很少，我母亲死时送葬的很多。有一回哥老会抢了我家。[554]我说，抢得好，人家没有嘛。我母亲也很不能接受。

长沙发生过一次抢米风潮，把巡抚都打了。有些小贩，湘乡人，卖开花蚕豆的，纷纷回家，我拦着他们问情况。乡下青红帮，也开会，吃大户，登了上海申报，是长沙开兵来才剿灭的。他们纪律不好，抢了中农，所以自己孤立了。一个农民领袖左躲右躲，躲到山里，还是抓去杀了。后来乡绅开会，又杀了几个贫苦农民示众。那时还没有共产党，是自发的阶级斗争。

社会把我们这些人推上政治舞台，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？听都没听说过。听过还看过的是孔夫子、拿破仑、华盛顿、大彼得、明治维新、意大利三杰，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。还看过富兰克林传。他穷苦出身，后来变为文学家，还试验过电。

（陈伯达：富兰克林最先提出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个说法。）

他谈过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。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，“心之官则思”。说人为万物之灵，谁开会推举的？自封的。这些说法，是封建时代就有的。后来马克思提出，人能制造工具，人是社会的动物。其实，人至少经过一百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。动物将来还要发展，我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。马牛羊就不进化了？只有猴子才进化？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，其它就不能进化？一百万年、一千万年以后，还是今天的马牛羊？我看还要变。马、牛、羊、昆虫都要变。动物就是从植物变来的，从海藻变来的。章太炎都知道。他的与康有为论革命书中，就写了这个道理。地球本来是个死的地球，没有植物，没有水，没有空气。不知几千几万年才形成了水，不是随便一下就由氢氧变成了水。水[555]也有自己的

历史。以前连氢氧二气也没有。产生了氢和氧，然后才有可能由两种元素化合成为水。

要研究自然科学史，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。要读些书。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，与无目的读书，大不相同。傅×讲氢和氧经过千百次化合成水，并不是简单的合二而一。他这话，讲得到是有道理的。（对陆×讲）你们对傅也不要一切都反对。

历来讲分析、综合，讲得不清楚，分析比较清楚，综合没有讲过几句话。我曾找艾思奇谈话，他说现在只讲概念上的综合、分析，不讲客观实际的综合、分析。我们怎样分析、综合共产党和国民党、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、地主与农民、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？

拿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，我们怎样分析和综合？我们分析：无非是我们有多少力量、多少地方、多少人、多少党员、多少军队、多少根据地，如延安之类。弱点是什么？没有大城市，军队只有一百廿万，没有外援，国民党有大量外援。延安同上海比，延安只有七千人口，加上机关、部队一共二万人，只有手工业和农业。怎么能同大城市比？我们的长处是有人民支持，国民党脱离人民。你地方多、军队多、武器多，但是你的兵是抓来的，官兵之间是对立的。当然他们也有相当大一部分很有战斗力的军队，并不是都一打就垮。他们的弱点就在这里，关键就是脱离人民。我们联系人民群众，他们脱离人民群众。

他们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，一直宣传到小学里。编了个歌：“出了朱德、毛泽东，杀人放火样样干，你们怎么办？”教小学生唱。小学生一唱就去问他父母兄弟，反倒替我们作了宣传。有个小孩子听了去问爸爸，他爸爸回答说：你不要问，[556]将来你长大了以后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。这是个中间派。又去问他叔叔，叔叔骂了他一顿，回答说：“什么杀人放火！你再问，我揍你。”原来他叔叔是个共青团员。所有的报纸、电台都骂我们。报纸很多，一个城市几十种，每一派办一个，无非是反共。老百姓都听他们的？哪有那回事！中国的事我们经验过，中国是个“麻雀”。外国也无非是富人和穷人，反革命和革命，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。切不要相信反革命宣传会人人相信，会一起来反共。我们不是都看报纸吗？也没有受它影响。

《红楼梦》我看了五遍，也没有受影响，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。开头当故事读，后来当历史读。什么人看《红楼梦》，都不注意看第四回，其实这一回是《红楼梦》的总纲。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、好了歌和注。第四回“葫芦僧判断葫芦案”，讲护官符，提出四大家族：贾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；阿房宫，三百里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；东海缺少白玉床，龙王来请金陵王；丰年好大“雪”（薛），珍珠如土金如铁。《红楼梦》四大家族都写到了。《红楼梦》里阶级斗争很激烈，有好几十条人命，而统治者也不过二、三十人。（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）。其他都是奴隶，三百多个，鸳鸯、司棋、尤二姐、尤三姐等等。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，就讲不清楚。只有用阶级分析，才能把它分析清楚。《红楼梦》写出来二百多年了，研

究《红楼梦》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，可见问题之难。有俞平伯、王昆岑，都是专家。何其芳也写了个序。又出了个吴世昌。这是新红学，老的还不算。蔡元培对《红楼梦》的观点是不对的，胡适的看法比较好一点。

怎么综合？国民党、共产党两个对立面，在大陆上怎么综[557]合的？你们都看到了，就是这么综合的：他的军队来，我们吃掉，一块一块地吃。不是两方面和平共处地综合。他不要和平共处，他要吃掉你。不然他为什么打延安？陕北除了三边三个县以外，他的军队都到了。你有你的自由，我有我的自由。你二十五万；我二万五千，几个旅，两万多人。分析了，如何综合？你要到的地方，你去，你的军队，我一口一口吃你。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整整一个军，从一九四七年三月到一九四八年三月，统统跑光，因为消灭了他好几万。宜川被我们包围，刘戡来增援，刘戡军长被打死了。他的三个师长，两个打死，一个俘虏了，全军覆没。这就综合了。所有的枪炮都综合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士兵也都综合了。愿留的留下，不愿留下的发路费。消灭了刘戡，宜川一个旅不打就投降了。三大战役，辽沈、淮海、平津战役，怎么综合法？傅作义就综合过来了，四十万军队，没有打仗，全部缴枪。

一个吃掉一个，大鱼吃小鱼，吃就是综合。从来书本上没有这样写过，我的书也没有写。因为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，说综合就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。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联系？有联系，但总要分割的，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。我们搞了二十几年，我们被敌人吃掉的也不少。红军三十万军队，到了陕甘宁，只剩下二万五千，其他的有被吃掉了的，逃跑了的，打散了的，伤亡了的。

要从生活来讲对立统一。

（康生：只讲概念，不行。）

分析时也综合，综合时也分析。

人吃动物，吃蔬菜，也是先加以分析。为什么不吃砂子？米里有砂子就不好吃。为什么不吃马、牛、羊吃的草，只吃大白菜[558]之类？都是加以分析。神农尝百草，医药有方。经过多少万年，分析出来，哪些能吃，哪些不能吃，才搞清楚。蚂蚱、蛇、乌龟、王八可以吃。螃蟹、狗、下水能够吃。有些外国人就不吃。陕北人就不吃下水，不吃鱼。陕北猫也不吃。有一年黄河发大水，冲上来几万斤鱼，都做肥料了。

我是土哲学，你们是洋哲学。

（康生：主席能不能讲讲三个范畴的问题？）

恩格斯讲了三个范畴，我就不相信那两个范畴。对立统一是最基本的规律。质量互变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，否定之否定根本没有。质量互变、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律平行地并列，这是三元论，不是一元论。最根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。质量互变就

是量与质的对立统一，没有什么否定之否定。肯定、否定、肯定、否定……事物发展，每一个环节，既是肯定，又是否定。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，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。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，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。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，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。

怎么综合法？难道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并存？并存是有的，只是小部分。作为总体，要消灭原始社会。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，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。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，但要服从男人。先是男人服从女人，走到反面，女人服从男人。这段历史还搞不清楚，有一百多万年。阶级社会不到五千年。什么龙山文化，仰韶文化，原始末期，有了影响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吃掉一个，一个推翻一个。一个阶级消灭，一个阶级兴起。一个社会消灭，一个社会兴起。当然，在发展过程中，不是很纯的。到了封建社会里还留有奴隶制，[559]主体是封建制，还有些农奴，也有些工奴，如搞手工业的。资本主义社会也不那么纯粹，再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，也有落后部分。如美国南部的奴隶制，林肯消灭奴隶制，现在黑人奴隶还有，斗争很激烈，二千多万人参加，不少。

一个消灭一个，发生、发展、消灭，任何东西，都是如此。不是让人家消灭，就是自己灭亡。人为什么死？贵族也死。这是自然规律。森林寿命比人长，也不过几千年。没有死，那还得了。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孔夫子，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。赞成庄子的办法，死了老婆鼓盆而歌。死了人要开庆祝会，庆祝辩证法的胜利，庆祝旧事物的消灭。社会主义也要灭亡，不灭亡就不行，就没有共产主义。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、千把万年，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，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？我不信！量变质，质变量。完全一种性质，几百万年不变了，我不信！按照辩证法，这是不可设想的。就一个原则，“各尽所能，各取所需”，就搞一百万年，就是一种经济学，你信不信？想过没有？那就不要经济学家了，横竖一本教科书就可以了，辩证法也死了。

辩证法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。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。宗教家说末日，是悲观主义，吓唬人。我们说人类灭亡，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。现在人类很幼稚。恩格斯讲，要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，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。这句话不完全，只讲了一半，下面的不讲了。单理解就能自由了？自由是对必然的理解和对必然的改造。还要做工作。吃了饭，没事做，只理解一下就行？找到了规律要会用，要开天劈地，破破土，砌房子，开矿山，搞工业。将来人多了，粮食不够，要从矿物里取食品，这就要改造，才能自由。将来就[560]能那么自由？列宁讲过，将来空中飞机，象苍蝇一样多，闯来闯去，到处撞，怎么得了？怎么调动？调动起来那么自由？北京现在有一万辆公共汽车，东京有十万辆（还是八十万辆？）所以车祸多。我们车少，再加上教育司机，教育人民，车祸少。一万年以后，北京怎么办？还是一万辆车？会发明新东西，不要这些交通工具，就是人起飞，用简单机器，一飞就飞到一个地方，随便那里都可以落。单有对必然的理解不行，还要改造。

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不分阶段，没有质的变化。列宁讲过，凡事都可以分。举原子为例，他说不仅原子可以分，电子也可以分。可是以前认为不可分。原子核分裂，

这门科学还很年轻，才二、三十年。几十年来，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，有质子、反质子，中子，反中子，介子、反介子。这是重的，还有轻的。这些发现，主要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和以后才发展起来。至于电子和原子核可以分裂，那早就发现了。电线里就是用了铜、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。地球三百公里的上空，还发现有电离层，那里电子和原子核也分离了。电子到现在还没有分裂，总有一天能分裂。庄子说：“一尺之棰，日取其半，万世不竭”。（庄子《天下篇》引公孙龙语）这是个真理。不信，就试试看。如果有竭，就没有科学了。事物总是发展的，是无限的。时间、空间是无限的，空间方面，宏观、微观是无限的，是无限可分的。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，一百万年以后，还有工作做。我很欣赏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》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，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，他引了列宁的话。

哲学界的缺点，是没有搞实际的哲学，而是搞书本的哲学。

[561]

总要提出新东西，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？要后人干什么？新东西在实际事物里，要抓实际事物。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？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，有点研究，是汤用彤的学生，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，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。宋朝的明理学是从唐朝禅宗发展起来的，由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。有佛、道，不出入佛、道是不对的。不管他，怎么行？韩愈不讲道理。“以师其意，不师其词”，是他的口号。意思完全照别人的，形式、文章，改一改。不讲道理，讲一点也基本上是古人的。《师说》之类有点新的。柳子厚不同，出入佛、老，唯物主义。但是他的《天对》太短了，就那么一点。他的《天对》从屈原《天问》（《离骚》）产生以来，几千年来，只有这个人做了《天对》。这么一看，到现在，《天问》、《天对》讲些什么？没有解释清楚，读不懂，只知其大意。“天问”了不起，几千年以前，提出了各种问题：关于宇宙、关于自然、关于历史。

（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）《红旗》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点的东西，写一篇报导。